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九

張李不入載記

張軌李暠皆應入載記因暠乃唐之先祖不稱名改稱其字升入列傳於是聊援軌而進之以配暠耳軌世稱籓于晉暠亦遣使奉表建康然彼皆已割據一方改元建號尚得爲晉臣乎

張茂築臺

張軌之子茂傳茂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

修城築臺蓋是懲旣往之事愚案茂懲其兄見殺於近侍故築臺以備不虞

李廣曾祖仲翔

涼武昭王傳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云云案仲翔名不見史漢此因李暠唐之先祖敘其先世特詳故緣飾之且譜牒之學本多附會其詳具唐書宗室世系表中

譙周門人

孝友李宓傳云宓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一名虔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儒林文立傳云立字廣休巴

郡臨江人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顔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羅憲字令則別有傳與羅含無涉又陳壽傳云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同郡譙周頁吏杜軫傳云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師事譙周以周之庸猥而及門如此盛耶

嵇紹論張華

忠義嵇紹傳司空張華爲趙王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駁之曰兆禍始亂華實爲之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歿矣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愚謂歸生同謀

羽父始亂豈可以例張華紹之引經非也父康無罪爲司馬昭所殺紹乃以身殉惠帝論贊中與王裒並論而謂其齊芳並美是或一道也然趙王倫篡位紹爲其侍中身汚僞命乃反坐華以始亂毋乃責人重以周責已輕以約乎

王豹可不立傳

王豹傳長沙王乂至于冏案上見豹云云案豹下脫牋字豹前後上牋于冏其言一無可取乃妄人耳死雖冤亦非矯矯大節附見冏傳可矣不必入忠義立專傳

王育韋忠沈勁

王育仕于劉淵爲太傅韋忠仕于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二人失節如此乃入忠義傳大非沈勁父充與王敦搆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郡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哀父死於非義欲立勳以雪先恥云云愚謂充本嘗誅復讎非義惟立勳以雪先恥爲可錄耳然勁入忠義傳而充終附敦傳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則史家書事之得其平者

鄧攸

鄧攸逃難棄其子而攜其弟之子其子朝棄而暮及攸乃縶之於樹而去噫甚矣攸意以為不棄其子無以顯其保全弟子之名好名如此不仁可知其後敬媚權貴王敦已反而猶每月白敦兵數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方知是甥女小人哉攸也斯人也而可以入良吏乎

杜崧

儒林杜夷傳夷兄崧字行高惠帝時俗多浮偽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崧惠帝紀作嵩任子當作杜子

文苑張翰傳顧榮執翰手曰吾亦與子飲三江水耳案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又庾闡傳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作揚都賦爲世所重案今本水經第二十八卷沔水中篇酈道元注引庾仲初揚都賦注云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揚都賦之注疑即仲初自撰此事亦見世說文學篇又晉書於仲初傳後次以曹毗傳有云毗著揚都賦亞於庾闡則揚都賦之出於闡無疑也酈氏引此說即斷之以爲此別爲三江非職方之三江然則亦斷非禹貢揚

州之三江可知前人亦從無以此解禹貢揚州者陸德明釋文始引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此與酈引庾說同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經籍志夷于晉書無所見當是承襲庾說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於夏本紀引禹貢處卽以此三江說之然則自唐以前用此說禹貢者兩家而已宋蔡氏乃云唐仲初吳都賦注云云不引陸德明張守節而引水經注可謂與博矣夫禹貢揚州三江豈可以震澤下流之三小水當之只因泥一既字謂下句底定必本既

入耳果爾則雍州云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豈涇之屬渭必待弱水之西邪德明守節皆無知之輩謬妄殊甚然此實學所在不足爲蔡氏深責也既別引鄭注以炫多聞乃誤庚爲唐改揚作吳烏焉亥豕誠堪駭詫近吳中某鉅公文集中有唐仲初云云予少年時每嗤點以爲笑端今詳攷之則近人所彙刻經解中如王天與之書纂傳吳澄之書纂言陳師凱之書傳旁通皆承蔡氏之誤而劉三吾書傳會選誤並同經解係同時數十名儒審擇論定而所刻如此劉氏號爲能正蔡氏之誤者而其踵誤如此則於某鉅公何

尤胡先生渭禹貢錐指云仲初名杲之南齊人攷南齊書杲之本傳云字景行新野人李延壽南史杲之本傳同與仲初實非一人胡亦偶誤也予乃慨然嘆讀書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且莫講到考核只此一引述間展轉迷惑至是若必求備則千古幾無一讀書人君子不以已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深悔少年多客氣也

孫吳始都秣陵即今江南江寧府也東晉宋齊梁陳並因之左思於西晉初吳蜀始平之後作三都賦抑吳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晉承魏統耳然此本禹貢揚

州之域故亦稱揚都揚都者京都也南朝於揚州刺
史每以宰輔領之以其爲京師耳南史逆臣侯景傳
景旣起兵反其黨王偉勸其直掩揚都遂濟采石圍
臺城然則揚都即是吳都但闗東晉人所賦者晉之
京都斷斷不可稱吳都也

李顒

李充傳字宏度江夏人注尚書行於世子顒亦有文
義多所述作案今尚書泰誓疏力辨漢初只有二十
八篇無泰誓後得僞泰誓合爲二十九篇諸儒多疑
之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

國必不為彼僞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為此言愚謂泰誓別得之民間既非出孔壁又非伏生所傳而其來甚久非僞也晉皇甫謐見古文尚書衰微將絕乃別撰古文二十五篇貪泰誓文多易掇攢湊成之於是後人信之眞其僞而僞其眞謐又并造孔安國傳竊計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古文書未必為之傳葢安國早卒其年甚促僅注論語未暇其他是以史記漢書皆無此言藝文志於西漢羣儒著述臚列甚詳毛詩詁訓傳不列學官亦復收載安國果作尚書傳有不收入者乎故知不但今孔傳是假託而孔實

本無傳也李充已由丞相王導掾起家仕至中書侍郎卒賾出更晚當晉季世其時僞古文經傳盛行於江左安得尚有眞孔注泰誓此言甚可疑當是皇甫謐僞代孔作其後嫌彼泰誓多所不備復摭經傳所引別造三篇兼爲之傳而初稿流落人間賾得以援引耳

徐龕李菟

外戚褚裒傳裒除征討大都督靑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徑進彭城先遣督護徐龕伐沛龕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案徐龕穆帝紀作王龕李

莵穆帝紀作李農

無愧古人

王濛之子修傳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古人謂王弼

范丹

隱逸范粲傳粲陳留外黄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貞正有丹風案丹後書本作冉

衡山二石囷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

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驥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案陶淵明文集第五卷桃花源記云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遊爲未果尋病終說與晉書本傳相似而又不同

龔元之

龔元之舊本作龔元之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第九十三卷龔婦景孺人墓誌銘予友濟南李子鱗數稱鄉人龔鼎克懋克懋司訓揚之江都云云龔是僻姓不學者妄改爲龔

陶茂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案侃傳云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並不顯茂旣登顯位而不見彼傳何也昭明太子作淵明傳及宋書南史本傳但云曾祖侃晉大司馬並不言祖茂

潛年六十三

潛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案予所見陶集係宋板紹熙壬子潁川曾集所栞附載顏延年作靜節徵士誄及昭明太子所作傳皆云春秋六十有三元嘉

四年卒沈約宋書本傳同的確可信潛當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也乃前明萬歷丁亥休陽程氏刻附載有張縯說以爲先生辛丑歲游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元嘉四年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再考宋板附集遊斜川詩自序云辛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云云詩云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云云而丑字下注云一作酉十字下注云一作日夫先生卒於元嘉丁卯年六十三此萬萬無疑者據此推之則辛丑歲年方三十七豈五十乎斜

川詩當爲辛酉所作云辛丑者誤也辛酉乃宋高祖永初二年時先生年五十七亦非五十詩當云開歲倏五日正與自序合云五十者誤也萬歷刻詩正作五日而自序亦作辛丑不復存一作乃知宋板之可寶先生於此當國初亡而身已衰老矣故詩又云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腸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蓋委運待盡豈三十七歲語氣邪

戴洋妄言

藝術戴洋傳梁國反祖約欲討之未決洋曰甲子日

東風而雷西行讖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必𠄙案吳取關公周瑜已死洋言𡚁也

六日六分

臺産傳善六日六分之學下六字當作七

地戶

四夷傳林邑國開地戶以向日地當作北

兹氏縣

匈奴左部都尉居太原故兹氏縣此漢縣也載記劉元海傳文與四夷傳同文獻通考第三百四十一卷

四裔考支亦同想因縣已改併故稱故縣

姦臣叛臣逆臣

史家之例原無一定要足以載事實明勸戒足矣新唐書始於四裔之後次以姦臣叛臣逆臣晉書若用此例則如王沉荀顗荀勗馮紞賈充輩入姦臣可也王敦桓溫桓元王彌等以及祖約蘇峻孫恩盧循輩入叛臣可也卽劉元海等入之逆臣似亦無所不可今晉書無姦臣一目而其中各以類相從亦不致忠姦混殽又有論贊以表之矣王敦等聚於四裔之下不名叛而叛顯矣劉元海別爲載記尤覺妥適也綜

而討之大約不出姦叛逆三種

欒敵

王敦傳元帝以劉隗爲鎭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外以討胡實禦敵也案敵元本誤作敗後人改敵亦非據文直是敦字

黃散

王敦罪狀劉隗以黃散爲參軍黃散謂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也

韓晃李湯

蘇峻傳前言峻死後其將立峻之弟逸爲主逸與韓

晃等并力來攻溫嶠等選精銳攻賊營於陣斬晃其下文又敘峻之餘黨張健與韓晃等輕軍俱走督護李閎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乃斬之竊考此篇中韓晃名凡九見乃數行之中前云斬晃後又云晃走自相矛盾誠爲笑端又其敘峻之弟逸爲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李湯本紀作李陽

刑浦

孫恩傳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謝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

謝琰案刑浦琰傳作邢浦疑是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十

載記

後漢書班固傳固述公孫述等僭僞事爲載記若干篇晉書載記之名葢本于此

崔鴻十六國春秋

北史崔鴻傳鴻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

撰十六國春秋百卷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自述云正始元年著春秋百篇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惟常璩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未成輟筆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于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于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後永安中奏其書稱臣考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惟李雄蜀書未獲至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棄世案崔亮傳云齊文襄

假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僞不及江東然則鴻所以不錄僭晉劉蕭者其意不欲以江東爲僞故也正始元年係魏宣武帝卽位之六年梁武帝之天監三年也三年之末已成九十五卷至孝明帝正光三年相去已十七年始購得常璩華陽國志乃補入蜀事五卷爲百卷鴻卒於孝昌之初則此書在當日已成足本竝無遺闕可知惜乎其竟亡也

又北史鴻傳鴻撰十六國春秋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

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志（一作志）載其表云云案志注作忘非魏作妄以其初未奏聞原無此表也

此書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至宋志則無之蓋當五代及宋初而亡故晁說之稱司馬温公所考十六國春秋已非鴻全書文獻通考經籍考亦不載明檇李屠喬孫選之刻賀燦然為序者亦為一百卷乃喬孫與其友人姚士粦輩取晉書載記北史册府元龜等書僞為之非原本浦起龍注史通中一條云屠欲起斯廢毋假初名毋襲卷數顯號補亡可也匿

所自來掩非巳有眞書悉變爲贗書矣或云杭本漢魏叢書所收十六短錄故是鴻之舊是說也予猶疑之

本傳所載鴻書之誤如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此必鴻書本用魏年號紀年而分書各僭號於下故耳今屠氏刻本則直用各僭號紀年卽如鴻始元年直敘姚氏事未及魏事隻字觀者亦何由而知其爲誤作改元在天興元年乎卽此考之僞作顯然

孝慤

劉淵自稱漢後爲壇南郊下令歷敘漢三祖五宗功德固屬可笑而所云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孝愍係指漢獻帝係蜀先主於建安二十五年所追稱見三國志先主傳

劉淵年

劉淵生於魏嘉平中死於晉永嘉四年約年六十

前漢

劉淵起事國本號漢歷劉和劉聰劉粲凡四主皆如故也直至劉曜始改號趙因石勒亦號趙故又稱前趙耳而僞本崔鴻十六國春秋自淵以下皆名前趙

則非

劉聰論誤

劉聰傳論云竟以壽終非不幸也案當作何其幸也

劉曜殺石生

劉曜傳曜爲石勒所執勒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幡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甚案石生當作石他知者上文言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侳三千餘落而歸曜怒遣劉岳追之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若石生則鎭關中爲石季龍所

攻其部下殺之於雞頭山事見後載記第五卷石宏傳中其時去劉曜爲石勒所殺已甚久

王脊

石勒傳上卷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脊或作脊下卷上黨內史王脊以并州叛於勒未知即此人否

兖州刺史劉遐

石勒傳下卷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殺之晉兖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案帝紀作兖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郗鑒傳亦云然此作

劉遐疑誤

檀斌

石瞻攻陷晉兖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按式帝紀作贇

夏嘉

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案夏嘉帝紀作夏侯

王國叛降于勒

上文言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下文又言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石堪數行之中一

事重出疎矣

歷陽大守

石季龍傳上季龍將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歷陽帝紀作義陽七萬作七千

政官

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政官政元板作牧是

拔嵩

載記姚泓傳泓以晉師之逼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嵩進據河內爲泓聲援拔嵩元本作拔拔嵩

李雄與穆帝分天下

載記李雄傳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案雄死在咸和八年是成帝時何云與晉穆帝分天下穆字誤

李雄死年

咸和八年雄生瘍于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案帝紀雄死在九年六月

揟次

載記呂光傳魏安人焦松等起兵迎張天錫之世子大豫于揖次揖當作揟古揟字

義熙三年

載記乞伏乾歸傳義熙三年乾歸僭稱秦王改元更始案安帝紀作義熙五年

義熙六年

載記乞伏熾磐傳義熙六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案帝紀在義熙八年

匹達

乞伏熾磐以其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匹達元本作四達

東晉國勢不弱

東晉君弱臣彊勢則然矣而其立國之勢卻不爲弱劉琨祖逖志在興復陶侃溫嶠屢有誅翦桓溫之滅李勢謝安之破苻堅劉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齡石之斬譙縱皆奇功也裕之入關中幾幾欲混一矣留子義眞鎭之而還旋失之惜哉王買德謂赫連勃勃曰關中形勝地劉裕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見載記勃勃傳買德此言實爲破的餘詳南史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二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三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一

東吳王鳴盛述

沈約宋書

沈約自序稱于齊武帝永明五年春被勅撰宋書至六年二月紀傳畢功表上之約卒于天監十二年年七十三永明五年年四十七約自言百日數旬革帶移孔精神素非强健四十七八已值衰暮其書一年便就何迷如此葢宋書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遞加撰述起義熙訖大明已自成書約僅續成永

光至禪讓十餘年事刪去桓元譙縱盧循馬魯吳隱謝混郗僧施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十三傳而已沈約上書表自見何承天等撰宋書事見宋書恩倖徐爰傳又見梁書裴子野傳本極徑省故易集事其上書表又云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據此則紀傳先成志係續上今約書紀十卷傳六十卷適合七十卷之數外有志三十卷而無表與梁書本傳所云者宋書百卷適合則上書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也

文九王傳建平王景素傳末云今上即位今上者齊

武帝也又沈攸之傳攸之敗亦其黨臧渙詣盆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今皇帝者亦齊武帝也南齊書武帝紀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盆口爲戰守備故渙投之而被殺也觀此則知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入梁未及追改

袁粲傳云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雖表粲之忠自是在齊代之筆末附永明元年改葬粲與劉秉沈攸之詔論云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知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

約同時裴子野別撰宋畧今不傳子野松之之曾孫
駰之孫也四世之中有史學者居其三抑何盛耶

蕭子顯齊書

沈約已撰齊紀二十卷見梁書約本傳卷止二十未
免太畧至蕭子顯乃作齊書六十卷見梁書三十五
卷本傳子顯乃齊高帝道成第二子豫章文獻王嶷
之子

姚思廉梁陳二書

姚察在陳為吏部尚書當陳宣帝太建末即奉勅撰
梁史入隋歷太子內舍人秘書丞北絳公始自吳興

遷居關中爲雍州萬年人祭學兼儒史見重於二代
嘗隋文帝時嘗訪察以梁陳故事察每以所論載奏
之于是開皇九年勅幷成梁陳二史遷内史舍人虞
世基索本上進藏于内殿而書猶未成臨亡屬子思
廉繼其業思廉少仕陳爲揚州主簿入隋爲漢王府
參軍河間郡司法書佐上表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
成梁陳史後爲代王侑侍讀唐高祖受禪授秦王文
學太宗引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
貞觀初遷著作郎宏文館學士三年又受詔與秘書
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

成文書幷推究陳事刪益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以上見陳書第二十七卷察本傳及舊唐書第七十三卷新唐書第一百二卷思廉各本傳

舊唐書七十三卷令狐德棻傳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數十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于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

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
下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
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羲以
降周秦始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于晉宋載籍備
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
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
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删定禮儀至于發跡開基受終
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于時然而
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
倏焉將墜朕握圖御宇長世字人方立典謨永垂憲

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

太宗復敕修撰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

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元齡總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彥二家已爲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案修撰之源雖自德棻始梁陳二書實思廉專典其事

新唐書過譽南北史

新唐書李延壽傳云世居相州貞觀中爲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

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隔稱謂之間互相輕侮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旣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愚謂此傳於延壽叙述頗詳且多褒譽若舊書則以延壽附令狐德棻傳下首云李延

壽者添一者字意甚輕之敘述粗畧無所稱美今平心觀之延壽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代合有鳩聚鈔撮之功而延壽適承其乏人情樂簡故得傳世其書疵病百出不可勝言新唐云頗有條理愚則謂其甚少條理又云刪落釀辭愚則謂其刪落處不當而欠要者十之七八若云過本書遠甚則大謬不然耳食之徒踵此贊說幾疑本書可廢遂令魏齊兩史殘闕甚多致後人反用北史補之豈非爲新唐書所誤乎予所指摘詳見後

新書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延壽出李氏姑臧大房

其父大師字君烈渤海郡主簿

舊唐書高宗紀調露二年二月詔曰故符璽郎李延壽撰正典一部辭殫雅正雖已淪亡功猶可錄宜賜其家絹五十疋案時延壽已卒是以稱故正典見舊經籍志淪亡者人亡非書亡若書已亡何由知辭殫雅正乎當係延壽沒未久家人獻之以求恩澤耳然則延壽當卒於儀鳳之末新書雖言其年少但修書當貞觀時計其年必已三四十歲又閱三十年至儀鳳之末必已六七十歲之外學淺識陋才短位又甚卑著述傳世千餘年以來遂成不刊之作一何多幸

耶

各帝南北史皆稱諡法各書則稱廟號然各書間亦有稱諡法者名稱不定例未畫一此則南北史無此病

南北史增改無多而其所以自表異者則有兩法一曰刪削二曰遷移夫合八史以成二史不患其不備惟患其太繁故延壽一意刪削每立一傳不論其事之有無關係應存應去總之極力刊除使所存無幾以見其功然使刪削雖多仍其位置則面目猶未換也於是大加遷移分合顛倒割截搭配使之盡易其

故處觀者耳目一新以此顯其更革之驗試一一核實而攷之刪削遷移皆不當功安在乎其書聊可附八書以行幸得無廢足矣不料耳食者反以爲勝本書也

或曰子於李延壽指摘其失甚悉乃所考證仍用延壽書作綱各書皆從之挨次羼入何也曰世人醉心於延壽而欲廢各書久矣今驟而易之使讀各書難矣就彼熟徑掇其瑕礫寧其蕭稂使羣陰解駁然後求之各書則易凡各書皆標明某書某紀某傳其有直稱某紀某傳者皆是南史而亦多有標出南史某紀某傳者隨便下筆例不能一也北史仿此

各書目南北史目皆宋人添

各書目皆在每卷首大約古書多序在全書之末目在每卷之首今目是宋人添觀曾鞏於南齊書序云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云云末云臣某等謹序目錄昧亦上於陳書序云陳書舊無目今别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然則南北史目亦宋人添也每卷目仍留不去雖複出可厭能存舊却佳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二

綏輿里

南史宋武帝紀彭城縣綏輿里人宋書但云綏里人上文帝諱裕字德輿疑相涉致誤衍輿字

楚元王二十一世孫

南史云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宋書則

云交生紅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彊辟彊生陽城繆侯德德生陽城節侯安民安民生陽城釐侯慶忌慶忌生陽城肅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東武城令某某生東萊太守景景生明經洽洽生博士宏宏生瑯邪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晉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國椽熙熙生開封令旭孫旭孫生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爲皇考前第二十六卷論漢孔光傳光爲孔子十四世孫十四世乃遠前後并及身而總言之如此則當爲交二十二世

孫今云二十一世者傳寫誤武帝世貧賤崩後猶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宋書歷敘先世名位皆未必可信南史既已信用之乃但及其祖而於曾祖之始渡江居京口者反削其名不書又獨於皇考爲添一字皆非也

宋武帝微時符瑞

南史最喜言符瑞詭誕不經疑神見鬼層見疊出宋武帝紀歷敘其微時竹林寺僧見其臥有五色龍章孔恭占其墓曰非常地行止見二小龍附翼伐荻新洲射大蛇見青衣童子擣藥下邳會一沙門贈以黃

藥傳創沈約亦好言符瑞者故此諸事雖不采入紀而別作符瑞志述之射蛇事則符瑞志亦無却見於任昉述異記上卷但述異記未必出任昉恐後人假託于直疑是李延壽附會漢高祖斬蛇事白誤出而後人反勦以入述異記

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稱諱順帝稱名

宋書武帝紀始稱高祖後乃稱公後又稱王即眞後乃稱上髣髴似陳壽魏武帝紀之例其書檄詔策等皆稱劉諱此沈約本文也而其間亦多有直稱裕者則是後人校者所改改之未淨故往往數行之中忽

諱忽裕牽率已甚南史則槩稱帝卽眞稱上

南史宋武帝紀封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宋同乃宋於此下又書八月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鎭西將軍義隆卽文帝也故沈約稱諱而忽稱諱忽稱義隆如此甚多不可枚舉亦後人校者改之而未淨與武帝忽稱諱忽稱裕同

宋書於文紀元嘉十三年九月書立第二皇子濬爲始興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第三皇子孝武帝也諱駿因其爲帝與於他子故書諱又十六年閏月以武陵王諱爲湘州刺史自後又三書武陵王諱又孝

武帝紀孝建二年正月以冠軍將軍湘東王諱爲中護軍湘東王即明帝或本淮陽王元嘉二十九年改封自後又再書湘東王諱又明帝紀泰始七年七月以第三皇子準爲撫軍將軍此順帝也似以其爲亾國之主故書名不諱此等似皆沈約原文而裕與義隆之或名或諱則校者之疎

全食一部

宋紀永初元年六月封晉帝爲零陵王令食一郡南史作全食一部令字部字皆傳寫誤當作全食一郡

南海公義慶

南史宋武紀位南海公義慶爲臨川王宋作立南郡公義慶爲臨川王位字仍立而誤其實當作封南海當依宋作南郡武帝之少弟道規封南郡公無子以兄道憐之子義慶嗣襲其封也

宋紀誤闕

宋紀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晉朝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云云衛將軍下注一闕字連空三格南史采用此段此處本無闕也此注及空不知何等妄人所爲

後劉勔傳屢有旁注闕字處而按其文義則無闕大

約宋書南齊書旁注闕字者甚多往往考之則本無闕兩書校者尤甚粗疏

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

古人之文所以難讀者一人一地而屢易其稱如左傳於一人忽稱其名忽稱其字忽稱其謚忽稱其姓氏忽稱其封邑爵秩一篇中每如此所以讀者爲之眩目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某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在當日不以爲怪其實乃甚拙耳趙宋以下則無之矣此當以後人爲得不必法古也至於地理沿革不常分合時有多其名稱尤易牽混宋書武帝紀

敘孫恩寇丹徒即今鎮江府所治縣也其下便云京口震動此下歷敘討桓元事每以丹徒與京口相間言之及敘至與何無忌等斬桓脩之下乃云義軍初尅京城又敘至劉毅搆隙事則云毅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京城即京口也脩乃桓元之從兄以撫軍將軍鎮丹徒帝與無忌等斬脩故云尅京城而劉毅斬桓脩於廣陵故以爲與裕斬桓脩之功相抗但本是京口忽又變稱京城（後第十五卷禮志中又屢稱京城）觀者能無混目乎其上文敘桓元簒位脩自京口入朝後還京南史則作還京口南史即采宋書乃今宋書於此則

直云還京無尸字此乃鈔胥脫落誠不足辨然苟非善讀書人又未免眩目矣書經三寫烏焉成馬況史文本自多爲岐稱乎攷樂史太平寰宇記第八十九卷江南東道潤州云後漢建安十四年吳孫權自吳徙都于京口十六年徙都秣陵復於京口置京口都督以鎭焉又吳志云京都所統蕃會尤要是爲重鎭後爲南徐州置刺史鎭下邳而京城有留局其後徐州或鎭盱眙或鎭姑孰皆置留局于京口至六代常以此地爲重鎭文選顔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李善注云京口在潤州京口之名甚著詎人不知

但變稱京城則無識者或誤認作彼時京城之建鄴將奈何甚矣多其名者之無謂而易惑人也桓脩宋書皆作脩而南史則作修此等又何暇詳考

桓元與劉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云何所道劉云南史作劉裕不知宋書之作云是沈約又一避諱法乎抑傳寫誤乎且勿論而此北府則又是京口一別稱世說捷悟篇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注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是也建業在京口之西而稍南通鑑一百十三卷桓元遣吳甫之等相繼北上胡三省注自建康趣京口為北

上故桓元有北府之稱

宋書三十一卷五行志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歲氐賊圍南中郎將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遁於彭城桓嗣以江州之衆次郡援序北府發三州民配何謙救遁

宋書敘至破盧循事於京口又別見京江一稱又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又別見北京一稱

建鄴京師京邑京都建康都下

建業本不當从邑而南史皆作建鄴翻似與河北之鄴相涉者然此謬也宋書武帝紀或稱京師或稱京

邑或稱京都或稱建康多其名稱雖似無害但京邑之稱與京口京城易混宋書紀於討桓元移檄京邑南史改作都下一稱亦以京邑嫌涉京口故也南史大槩多作建鄴似較爲畫一矣但宋書州郡志云丹揚尹領縣八首建康本秣陵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置縣孫權改爲建業晉愍帝即位避帝諱改建康然則正當爲建康何以反稱孫吳舊名乎愚則謂直當槩稱京師

宋武帝哭桓脩

宋武帝本爲桓元所任使元篡討誅之是也無如欲

自取何初起第一功先斬桓脩哭之甚慟厚加斂恤以嘗參其軍故也自殺之自哭之與劉項事等

帝鎮石頭城

南史宋武帝紀元興三年討桓元三月庚申帝鎮石頭城鎮字宋書同通鑑則作屯其實當作入删改皆非

南史宋武帝紀征慕容超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笑曰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彊也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縣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案是自彊也宋書云是自張之辭耳較爲明析

弓矢之上宋有城上火石四字一經刪倒使句意全晦

闕句

南史盧循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帝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卽日班師奔走下闕一句當補云卽馳使徵帝又帝命衆軍齊力擊之賊大敗循單舸走衆皆降單舸走下闕一句當補云遣劉藩孟懷玉追之

蒼兕

宋祀加裕九錫文有曰倉兕電泝神兵風掃裕平關

中後詔進王爵有曰倉兕甫訓則許鄭風偃前篇南史節去倉兕句後篇全刪梁書武紀論曰高祖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陳書衡陽獻王昌傳曰蒼兕既馳長蛇自剪考古文尙書泰誓云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馬融注蒼兕主舟楫官名詳後案郭璞山海經序云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是蒼兕主舟楫也

淮揚

南史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揚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案淮

揚當作淮陽

左丞相大使奉迎

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尚書左丞相大使奉迎案此多不可解宋書作左丞郎隨大使奉迎亦可疑

北爲正

南史於永初元年之末書是歲魏明元皇帝太常五年案北史帝紀不呼南朝諸帝爲皇亦不紀其改元獨詳於此者李延壽欲以北爲正也又景平元年之末書是歲魏明元皇帝崩梁武帝紀天監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魏宣武皇帝崩亦尊之也北史帝紀南帝

止書殂

宋文帝紀元嘉二年之末書是歲赫連屈丐亦屈丐即勃勃此魏明元帝所改而南史乃遵用之亦是尊魏

北伐南各書皆稱其姓名如南齊書高帝紀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向彭城之類南史則改稱廟號皆抑南尊北之意延壽序傳自述其先人世爲北臣故其言如此

零陵王殂

南紀永初二年九月己丑零陵王殂宋志也愚謂前代禪位之君無遇弒者劉裕首行大逆既弒安帝又

立恭帝以應讖而於禪後又弒之其惡大矣作史者似宜直書以正其惡但假使當日竟書九月己丑弒零陵王而其下文却接云車駕率百僚臨於朝堂三日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使兼太尉持節護喪事葬以晉禮又其下書十一月辛亥葬晉恭皇帝於沖平陵車駕率百官瞻送如此則上下語氣不倫不類太覺可笑今云宋志也只避去一個弒字而其爲弒固已顯然望文可知此則本紀之體惟是葬以晉禮之上當補一句云謚曰恭皇帝今無此句下文恭皇帝三字突如其來毫無根蒂欠妥

九月己丑宋本紀晉本紀俱作丁丑通鑑則無日考異以爲二者皆可疑故不書日惟是宋書但書零陵王薨無宋志也句亦不書葬期此則不及南史且恭帝葬期即晉本紀亦無之惟見於此在延壽當別有據延壽之書雖疵病百出而仍不可廢者爲有此等小小補益故也

營陽王

南史廢少帝爲營陽王通鑑同宋書作滎陽未知孰是

宋武帝勝魏晉

南史宋武帝論曰袁凶剪梟誅內淸外功格上下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愚謂宋武帝功業謂其遠過司馬懿則誠然矣若云曹操亦不如恐未爲平允司馬溫公經進稽古錄第十四卷論云晉室渡江以來禍亂相繼至於元興桓氏簒位宋高祖首唱大義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

宇未一蹂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
惜哉此論殊得其實
關中之失以王鎭惡沈田子王脩三人相繼而歿也
而罪首則在田子以私怨無端妄殺有大功之鎭惡
因而脩殺田子義眞殺脩使業敗已成沈約欲曲護
其先人之短豈能掩哉
裕所最忌者劉毅故滅之最倚任爲心腹者惟劉穆
之故北伐使穆之居東府統事關中甫定穆之遽卒
根本空虛有內顧憂故委之而去張氏溥評通鑑紀
事本末第一百四卷云張氏更定非原第裕既滅秦設留長

安經略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焉往然裕之自知深矣夏或可兼魏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寧失關中是以急行而不顧也關中必危義眞將亦裕豈不念之然孺子可亾天位不可失明知之而明棄之其後義眞逃歸亦義眞之幸裕固無暇爲之計萬全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止之終于偏安江左勃勃得長安羣下請都之不從既而勃勃殂子昌立魏取統萬赫連氏竟奔亾建國之地所係存亾廢興者大矣張氏此論亦佳

少帝紀論

南史諸論皆襲舊文從無自運宋武帝紀論本襲沈約之詞而以少帝附武紀故論後半段論少帝沈約則各爲一篇而少帝紀獨無論蓋傳寫脫落延壽武紀論後半段則約少帝紀論也

徐傅兩人官名連書互異

宋書文紀元嘉元年八月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進位司徒中書監護軍將軍傅亮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徒者三公也錄尚書事者宰相之職任六朝人以此爲權要之極品猶唐之尚書令故每稱錄公也揚州刺史者宰相攝京尹也司徒

在司空上故進位也中書監者亦宰相之職但其時傅亮已以尚書令兼中書監矣不言尚書令言其兼者省文也護軍將軍者軍衛要職與領軍並掌禁兵者也左光祿大夫者階也開府儀同三司者文散官也其下文二年正月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書法與上文絕不同者蓋三公最尊無實職但空加錄尚書京尹尚書令護軍則兩人實職故徐書一處傅書一實互文以省文也其下文三年正月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尚書令護軍將軍左光祿大夫傅亮有罪伏誅羨之所書與元年同亦非

全銜益羨之尚有永初元年所加鎮軍將軍此乃加號非如領護有兵權役雖還鎮軍號如故而此不具也亮亦非全銜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皆不具也而與上文兩書法皆不同於一連三年中書兩人銜參差錯互如此漢官制雖沿秦尚覺分明六朝及唐其立制既極糾紛作史者又無定例書法參錯不可爬梳非善讀書人能無眩惑乃知讀史之難與治經等也

南史則於元年徐止書司空傅止書尚書令二年三年則徐書司徒而傅仍書尚書令雖似簡淨且覺一

律不混目但兩人所處權要職任多失其實使讀者不見其所處之地位矣如徐之錄尙書揚州刺史乃其要也三公虛名也豈可但書司空司徒乎愚謂南史與宋書皆非也元修宋史觀者每恨其官銜繁重然世間一切閑文浪費煙墨多矣紀載實事何嫌太繁鄙見以爲宜槩從全書爲是

追尊章皇太后

宋文帝紀元嘉元年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按宋書云爲皇太后謚曰章后如此方覺穩妥南史省三字而文義全不分明

生存定廟祭

元嘉九年二月詔以衛將軍華容公宏征南大將軍永修公道濟配祭廟庭時王宏檀道濟皆生存而已定廟祭其後道濟誅其配祭想又去之矣齊武帝紀永明十年詔以褚彥回王儉柳世隆王敬則陳顯達李安人配享太祖廟庭是時敬則顯達皆現存亦生而豫定也

王宏書法

元嘉九年三月庚戌進衛將軍王宏爲太保夏五月壬申新除太保王宏薨案宋書爲太保下有加中書

監四字新除二字衍當作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宏薨

大且渠茂虔

元嘉十一年以大且渠茂虔爲征西大將軍梁州刺史案茂虔北史作牧犍

立國子學

元嘉十九年詔立國學二十三年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見宋書南史俱删去於後二十七年却書廢國子學齊高帝建元四年詔修建國學是年武帝即位罷國子學南史删去建學於後却書罷學李延壽之粗疎如此

潮熟

元嘉二十二年冬浚淮起潮熟廢田千餘頃潮當作湖

太武興元

元嘉二十九年魏太武皇帝崩殿中尙書長孫渴侯尙書陸麗奉皇孫是爲文成皇帝改元曰興元案當稱太武帝而紀中忽稱太武帝忽稱太武皇帝非是興元當作興安

宋文帝君臣

宋文帝一朝君臣之間不可解者甚多徐羨之傅亮

謝晦等廢昏立明忠也然少帝已幽于吳文帝已入可無後慮即有慮應讓文帝自爲之乃必弒少帝何意（左傳烏存以力聞足矣何必以弒君成名吾於徐傅等亦云）且并殺無過之廬陵王義眞又何意其所以爲文帝地者周矣帝不以其立已爲德而誅討之正也外有强敵而殺檀道濟又何意帝之爲少帝義眞報讐似能友愛矣彭城王義康已流之廣州仍不免賜死又何意此皆不可解者江左之政元嘉爲美不能保全謝靈運范蔚宗惜哉

文帝稱太祖

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凶劭搆逆帝崩于合殿謚景皇帝廟號中宗孝武帝踐祚追改謚曰文帝廟號太祖案合殿宋書作含章殿南史是也觀通鑑亦作合殿而小字注李延壽辨證之言於其下可見又宋書直書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與善終者全無分別雖於論中見之而紀事失實亦當以南史爲正承統之君例稱宗不稱祖但此中宗是元凶劭所稱故宋書及南史皆不用而以孝武帝所改爲定通鑑亦然

南平王鑠

宋孝武帝紀直書司空南平王鑠薨而鑠實爲孝武帝所毒死書法如此則何以傳信乎

尹元慶斬休茂

太明五年夏四月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參軍尹元慶起義斬之傳首建鄴案宋書孝武帝本紀作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考彼書於文五王海陵王休茂傳言休茂反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其日參軍尹元慶起義攻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繼考僞云立義自乘驛還都尋事泄伏誅彼書紀傳自相矛盾矣

南史是也延壽書間亦不無可取處觀此可見

齇

前廢帝紀帝自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爲齇奴說文卷四上鼻部無此字通鑑一百三十卷前廢帝令太廟畫祖考像帝入廟指世祖即孝武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召畫工令齇之注齇壯加翻鼻上皰也柳宗元詩曰嗜酒鼻成齇

劉昶奔魏

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己酉車駕討徐州刺史義陽

王昶以父戮殺昶奔魏案蕭道成盡殺宋後武帝子孫賴有昶之一奔延其一綫

劉曚

南史宋前廢帝紀景和元年十一月丁未皇子生少府劉曚之子也宋書作劉勝當是

商曁

南史宋文帝紀論言泄衾衽難結凶曁宋書作商曁謂商臣也

魏和平六年

宋明帝紀云泰始元年卽太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

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泰世祖孝武帝太明之號終於八年是歲在甲辰閏五月帝崩子子業立是爲前廢帝明年乙巳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永光秋八月癸酉又改元景和十一月戊午被弒十二月丙寅叔父湘東王彧即位是爲太宗明帝改元泰始是年凡一年而三改元此見於孝武帝前廢帝及明帝紀者然則太明本無九年何得自相矛盾復以泰始元年爲即太明九年此句謬不可言至於魏和平六年此五字亦屬無謂李延壽之意雖以北爲正但各紀中只有北主改元元年系

於南主一年之末從無以北主尋常紀年冠於南主元年之首者即如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即海陵王延興元年亦即明帝建武元年不但一年三改元且一年三易主矣而不冠北號何獨於此冠之顯屬冗贅書年尚不能明析而可以紀事乎史裁如延壽亦已疎矣

再考此紀上文言前廢帝被弒爲十一月十九日戊午旣是十一月十九日則丙寅合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當係傳寫誤爲十二月

崇憲太后

改太皇太后爲崇憲太后憲下當有一皇字

子勛反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舉兵同逆二年春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僭卽僞位於尋陽年號義嘉愚謂子勛孝武次子可繼子業不得云反子綏等俱孝武子亦不得云同逆僭僞之稱亦似未妥但當云稱尊號

魏天安元年

泰始二年之末云是歲魏天安元年天安之上少獻

文皇帝四字

帝疾間

泰始七年八月庚寅帝疾間上無有疾癸云疾間非也

顧命五人書法

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漸加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司空以劉勔爲尚書右僕射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彥回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入閣被顧命是日上崩愚考此條之謬不可勝言何則宋書本紀

此條於大漸下云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司空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中領軍劉勔加尚書右僕射鎭東將軍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鎭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同被顧命夫所謂司空者三公也尚書僕射者宰相也驃騎大將軍者亦宰執之加銜也護軍將軍者掌禁兵亞于領軍而中領軍則即領軍之資淺者也鎭東將軍征西將軍鎭軍將軍安西將軍者此皆所謂雜號將軍而亦往往爲宰執之加銜者也南史之例惟

揚州刺史則書餘刺史皆不書休範固以驃騎大將軍爲江州刺史矣今方進司空此所進者進其加銜耳非由刺史而進則驃騎大將軍五字不可删也休範非受顧命者而褚淵受顧命則其由右僕射而爲護軍將軍亦不可删也劉勔本中領軍今加右僕射此兼攝者中領軍三字本不可去況又改加爲爲則沒其兼攝之實矣此大誤也蔡興宗本由鎮東將軍會稽太守遷荆州刺史征西開府則其加號沈攸之本是鎮軍將軍郢州刺史今進號安西將軍兩人皆以外藩受顧命者南史於興宗旣不舉其鎮東則征

西之進號爲無根且南史本例不書各州刺史此時方欲言其入受顧命尤不當贅及是刪其所不當刪而存其所不當存沈攸之本是郢州刺史今由鎮軍將軍進號安西將軍考宋書與宗攸之本傳與宗徵還都攸之雖受顧命而不還都在郢州如故南史既於興宗書刺史矣何於攸之反不言其刺史乎且既並列袁褚劉蔡沈五人名內惟袁粲爲尚書令係前一年五月遷餘四人皆當時所授乃舉其三而獨遺一褚又何也又攸之既不入而南史改同被顧命爲入閤被顧命亦非凡沈約所書皆一字不可移易一

經李延壽刪改疵謬叢生延壽唐初人去六朝甚近而下筆便誤反不如我輩之追考於千載以下身為職官而竟如邨野細民全不識朝廷官爵體制殊可怪也新唐書延壽傳反謂其書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豈非耳食之論乎宋書原非沈約一人之筆集衆美而成故頗詳確

蕭道成雖徵還都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遺詔為右衛將軍加侍中而不與顧命蓋明帝之忌之久矣

後廢帝紀脫文

後廢帝紀元徽二年荊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

雍州刺史張興世並舉義兵赴建鄴脫王僧虔雍州刺史七字三年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號車騎征西大將軍脫車騎二字

後廢帝殺孝武帝子

後廢帝紀於元徽五年帝被弒之下述其無道之行而曰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攷孝武帝之子二十八人長前廢帝子業爲明帝或所弒其餘始平孝敬王子鸞南海哀王子師先爲前廢帝所殺其豫章王子尙晉安王子勛松滋侯子房臨海王子頊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眞邵陵王子元

淮南王子孟東平王子嗣及未受封之子趨子期子悅其十二人皆爲明帝所殺此外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並出繼又有齊敬王子羽晉陵孝王子雲淮陽思王子霄與夫未受封之子深子鳳子諱子衡子況子文子雍俱早夭此皆見於宋書孝武十四王傳者萬氏斯同歷代史表謂子綏子産子輿亦爲明帝所殺當必有據其以子嗣亦爲出繼則誤也然則孝武帝之子前廢帝殺其二明帝殺其十六此事亦見宋書四十一卷文帝路淑媛傳其餘皆夭亾至後廢帝之時已靡有孑遺矣後廢帝曾未殺一何得云餘皆帝殺

之乎李延壽記事信手妄載毫不覈實如此

宋書諱齊高帝名南史不諱

宋書順帝紀昇明元年七月鎮軍將軍齊王出鎮東城云云自下屢稱齊王又十二月錄公齊王入守朝堂云云自下屢稱錄公齊王二年三月給太尉齊王羽葆鼓吹三年正月又書太傅齊王云云凡此皆蕭道成也南史皆直書名宋書而出於齊臣則當諱出梁臣則不必諱然沈約修宋書固在齊武代也文惠太子宮伎倚讖沈家令約豈能不敬齊高哉

南史宋齊紀書法不同

宋書順帝紀昇明元年十二月車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內外纂嚴又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尙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述冠軍王蘊率衆赴之黃回及輔國將軍孫曇瓘屯騎校尉王宜興輔國將軍任候伯左軍將軍彭文之客相響應中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在殿內同謀餘公齊王誅韞等於省內軍主蘇烈王天生薛道淵戴僧靜等陷石頭斬粲於城內秉述蘊踰城走追擒之並伏誅二年正月沈攸之奔散華容縣民斬之同逆皆伏誅凡此皆宋室忠臣也而書反書逆書伏誅南史則書不從執政或

云貳於執政此南史之改舊而最得者但於齊高帝紀仍書諸人爲反自相違則非宜亦書舉兵不書反書殺不書伏誅爲允